

國立編譯館的回顧與前瞻

回首來時路，燈火闌珊處

——在國立編譯館的日子

P.2-9

曾濟群／本館前館長

壹、出任前後

我是在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一日，辭去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授職，而商調國立編譯館任館長。在「學官兩棲」盛行的年代，我可以說是第一位辭去教授職，而專任公務員的。其實在民國七十四年夏天某一日，當時教育部部長李錫俊（煥）先生即告訴我，要我接任國立編譯館的館長，後因故而延期。當時有小道消息說，李錫公提名之國立編譯館館長人選，必須具備三項條件：第一為學術界中人，因為領導編譯館不能與學術界脫節，編譯館的工作在圖書之編與譯。第二必須有任用資格，通常指甲等考試及格，取得簡任職，按編譯館館長為簡任第十三職等。第三必須有圖書出版的經驗，與出版界熟悉。因為國立編譯館每年編輯之教科書及其他用書，均由

民間廠商承印，如有出版經驗，與出版界熟悉，於編譯館業務之推動有利。

上述三個條件，第一與第二兩項條件，一般說來有其相關性，比較容易，但與第三個條件要連在一起，就很難了。因為一位教授著作給人出版，是平常的事，但圖書如何出版，出版界的情形，教授可以不必了解。所以李錫公三個條件出爐後，毛遂自薦或八行書推薦的人聽說就沒有了。「量身定制」，如果就功能說，不是件壞事。為事擇人，而訂定人選的條件有何不可。

我國解嚴是在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所以民國七十五年正是戒嚴時期的最後一年。當時社會上瀰漫著一股對政治現實不滿的氣氛，要求開放，要求更多自由，對所謂萬年國會鞭撻之聲，此起彼落。而國立編譯館

過去幾十年來，統編教科書，配合國家的政策，宣導民族精神教育，教忠、教孝，堅定國民必勝必成的決心，以光復神州，解人民於倒懸為己任。這些對一個國家的教育政策來說，在當時的環境下有其必要。不過由於民智日開，社會逐漸走向多元，而民生富裕，資訊發達的社會，各種異議就出現了，這是很正常的現象。而每個家庭之子女進入中小學後，所讀的課本均為國立編譯館所主編，課本中的描述，大體上均從正面看問題，與現實社會不無脫節。美化統治權的行使，使政治上的異議份子尤為不滿。由於對教科書之不滿意，轉而抱怨主編的編譯館乃是意料中的事。所以，這個時候出任編譯館館長，朋友說「跳火坑」。甚至有人送對聯：「上聯：官如芝麻大，下聯：事比牛毛多」，橫聯曰：「不幹也罷」。不過我還是幹了。七十五年十月一日星期三，新舊任館長的交接儀式，教育部長李煥因為兼任執政黨的中常委，他指示要親自來監交，所以儀式訂於是日上午十一時，好讓他開完中常會後趕過來。不可否認的，館長的交接由部長來監交，是一項創舉。對我爾後業務的推動，大刀闊斧的改革，產生穩定作用。

貳、中小學教科書的興革

一、適切合理化的改編教科書

所謂適切合理化的改編，是大家認為教科書的份量太多，程度太難，因此應該降低教科書的難度與份量。

民國七十六學年起，國中開始能力分班，即分流教學。所以國立編譯館依據教育部民國七十二年公布的課程標準統編或主編的教科書達九十四科，七〇四種，每年印製配發量達九千二百萬冊，這種數量恐怕可列入「世界金氏紀錄」。新編本開始實施後，教師反應認為教材太難，份量太多，各種意見紛至沓來。綜合言之，有下列各種不同的看法：

(一)大陸開放探親以後，許多探親回來

的人士對中小學有關地理部分教科書，在內容方面與大陸現況不符，譬如由北京至廣州的鐵路定名為「京廣鐵路」，亦即我教科書上的「平漢」與「粵漢」鐵路的結合。中共的行政區劃與地理教科書的行政區劃完全不同，而地名或都市名，多有改變，如中共稱北京，我教科書仍稱北平，類此，不勝枚舉。

(二)性別的歧視問題：認為教科書助長

性別歧視，如國小教科書：「媽媽早起忙打掃，爸爸早起看書報」，再加上插圖，爸爸在看報，媽媽拿著掃帚正在掃地。後來改為「媽媽早起做早操」，但早飯沒人做，孩子上學，睡眼惺忪，一面啃麵包，一面打呵欠。

(三)原住民的抗議，國小社會科的「吳鳳事件」。吳鳳為改革曹族的殺人習慣，而不惜以身殉，但原住民否認曹族有此惡習，而要求將教科書燒掉。甚至有原住民民意代表質詢，教科書之編輯，在編輯委員中應有原住民代表，這種質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而莫名其妙。

(四)環保意識抬頭，教科書對山川景物的描繪，大抵均從「風景秀麗」、「景緻宜人」的觀點出發。但與若干事實不符。例如小學國語課文中有一課寫「淡水河」。多年前，淡水河當然是風景秀麗，景物宜人，但由於都市的廢水，環境的污染，淡水河的風光，當然是今非昔比。而課文仍然不變，所以引起民意代表的批判。不過這一課如出現在社

會科，則不宜；出現在國語科，仍可斟酌者。蓋社會科重實然面，而國語科重在遣詞用字與形容譬喻的學習，本來就可以與現實無關。

(五)好事者的吹毛求疵，與民意代表的推波助瀾。所謂好事者的吹毛求疵，今舉一例，當學生們一路跟著老殘在冬季下的黃昏，神遊於黃河結冰的奇遇裡，尋覓那傳說中形似湯匙的北斗星時，究竟天象所見的湯匙的勺子在上，還是湯匙柄在上？一位國中教師為了國中課本上「老殘遊記」中的敘說，和編譯館糾纏了二年，最後必須經過天文專家的求證，確認老殘說得沒錯而不再提。真是所為何來？

所謂民意代表的推波助瀾者，由於各方對編譯館所編教科書甚多批評，



曾前館長主持本館五十八週年館慶座談會檔案照片

許多民意代表，借風使力作為質詢資料，有一次審查編譯館預算，即有委員某某拿著國小教科書大聲說：「『白雲向我招手，遠山向我微笑……』真是胡說八道，偽造事實」。其實，誰在胡說八道？抱這種態度的民意代表多了，難怪諾貝爾文學獎落在國人的頭上少了。

中小學教科書，就在這種批評與責難聲中，默默改進，而適度降低難度與份量也逐年進行。在印製的技巧上，放大教科書的用字，由二十開本改為十六開本。插畫新穎、活潑，並購置最新電腦繪圖系統及雷射全彩影印機，使教科書以新面貌出現。全部改編本，國中部分於民國八十年完成，國小部分於民國八十三年完成。

二、教科書的研究

教科書影響的層面太大，為使教科書的編撰減少錯誤，不能不借鏡其他國家的辦法，在制度上重新設計，所以特別組成教科書專案研究小組，成員包括司琦教授、黃炳煌教授、蓋浙生教授、吳清基教授、歐用生教授，而本館人文社會組主任黃發策與中小學教科書組主任謝福生，秘書楊長齡共同參與策劃。研究結論可供參考者甚多，如建議意見謂：教科書之編輯，各國依經濟情況、教育的需求等因素不同而有採「統編制」，有採「審定制」，有採「自由制」。一般言，在

未開發國家，因國民所得偏低，政府實施義務教育，常採「統編」，編印低廉教科書，免費分發學校或學生使用。在開發中國家，工商日漸繁榮，出版事業日漸進步，常採用審定制，由書局或教育團體編輯教科書，經政府審定後，由學生購買使用。至於已開發國家，由於國家財政寬裕，國民所得提高後，對於教科書品質要求不斷提昇，印刷費用亦隨之增加，則以「審定制」或「自由制」者居多。

由上列研究結論，統編制並非百非而無一是，而審定制或自由制，亦非百是而無一非，均須依據社會發展而逐漸由統編制，改變為審定制及自由制。編譯館有關教科書的專題研究由正中書局出版，而全國教育會議亦於七十七年召開，討論教科書之編輯問題，決議以朝向統編與審定雙軌制為是。教育部亦適時公布「改進高中暨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方式實施要點」，本館乃於民國七十八學年度起受理中小學藝能、活動類科與升學考試無關之選修科目共四十二科，由民間書商編輯，送編譯館審定並核價後發行。統編多年的教科書，至是乃逐漸有審定本的出現，在教科書的發展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紀元。

三、兩岸教科書的比較研究

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政府宣布解嚴後，由於大陸探親的開放，兩岸

民間人士往來日多，各方見聞漸廣。對於文教研究，尤其兩岸有關教科書的比較，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所以本館於七十八年即積極規劃，推動此項研究計畫，組成研究小組，開會研討，決定從國語文、歷史、地理、公民、社會五科開始，逐科進行，並先就大陸地區沿海、內陸的農村地區為主要對象。研究結果，因屬初次嘗試，不可能深入比較，惟大陸研究機構在有關文教問題的研究裡，經常將本館前項研究報告列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四、成立教科書資料中心

編譯館由於主編國民中小學各科教科書，為各方所注目，幾年來有關教科書的興革，幾達全民參與的程度，顯然什麼是教科書？教科書的編輯過程如何？大家一定有興趣知道，所以編譯館乃利用七十九年館慶舉辦「教科書演進展——昂首闊步，邁向未來」，展示四十年來的教科書，由民國三十八年迄七十九年止。有系統的將教科書予以分類排比，顯示其內容、編排、美工的進步情形，使許多人大開眼界，前來編譯館參觀的學生與民眾絡繹不絕，而國民中小學更有組團遠自中南部專程前來參觀者。

由於教科書展出的成功，乃使我想到以編輯教科書為重要責任的編譯館居然對世界各國的教科書，尤其是民國以來的教科書沒有收集，實不無

遺憾者。所以經過與同仁研究後，乃決議成立「教科書資料中心」，以「教科書回娘家為訴求」，向各方人士以及私人徵求各種版本教科書。想不到媒體刊出我們的訴求後，編譯館連續不斷收到各方面贈送的教科書，清末或民初者甚多，尤為珍貴。我曾在教科書資料中心成立緣起中記：「徵集教科書的資訊公布以來，獲社會各界熱烈迴響。許多愛書的人士將其珍藏數十年的孤本，親自送來本館，其愛惜程度，就如同為女兒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婆家，叮嚀再三」，盛況至為感人。

參、廢止連環圖畫審定制度

本館自民國五十六年起，奉命依據教育部與內政部會銜公布之「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承辦連環圖畫審查業務，前後計達二十一年。由於環境的改變，各方迭有廢止審查制度之議。本館乃於七十六年五月邀請有關單位代表舉行會議，檢討此一制度之利弊得失。有關出版品之審定，民主國家多採事後追懲，極少事先檢查，不能獨對連環圖畫出版前予以審查。故各單位代表咸表贊成廢止，其間雖有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不過均予一一克服。最後報准廢止「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並自七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起，不再受理連環圖畫之審查，

漫畫審查制不再在我國出現。聯合報黑白集以「漫畫解嚴」為題，說漫畫解嚴雖是遲來的正義，但正義還是來了，所以仍值得稱道。

肆、編纂各類工具書

工具書為書中之書，為一切學科研究的基礎。先進國家對工具書的編纂極為注意，而出版界對此之投資亦極為可觀，據統計各國編纂的百科全書總數在二千部左右，各類學科之辭書，更不知多少，對於國家學術文化之發展，實有重大的貢獻。我國就此而言，落後甚多，出版業對此，多裹足不前，無他，工具書之編纂花費極大之人力與物力，此等人力與物力往往非私人出版社所能負擔。而成書後之銷售數量亦難預期，由於此等原因，使工具書之編纂在我國極待努力。

國立編譯館為國家編譯機構，於其組織法中明定：「編譯關於學術名詞及工具書」。雖受限於中小學教科書之工作，但其他學術著作、工具書等之譯述出版，就國家學術文化發展言，不應忽視。是以本人承乏館務即積極籌備各類工具書之編纂工作，以兼顧國家學術文化之奠基。本人在館期間籌編之工具書計：

(一) 力學名辭大辭典。由翁通楹教授主其事，下設基本力學、固體力學、流體力學、航天力學及其他各類，

細分為三十學門，綜計書成，名詞涵蓋當在萬則，而總字數達二百萬字。目前仍在排印中，不日即可出版。

(二)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由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胡述兆教授出任總編纂，下設視聽資料組、技術服務組、讀者服務組、資訊科學組、目錄學組、圖書館行政與管理組。編審委員會於民國七十九年成立以來，由審定名詞而撰稿，進行相當順利，其中尚邀請大陸圖書館學界名教授多人撰稿，可謂開兩岸學術合作之先河。總計本辭典，收辭目七千則，全部字數約達四百餘萬，全書已於民國八十四年出版，分裝三鉅冊。

(三) 教育大辭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請教育家，劉真教授主持，下設十二大類：教育哲學、教育史、學生與學習、教育與社會文化、教育行政、教育內容、教學、教師、研究、各國教育制度、教育資料、大陸地區教育。十二類中特別列名大陸地區教育者，以示本辭書之編撰並不限於臺灣地區學者，而本辭書之使用對象為海內外所有中國人。本辭書編纂之初擬定條目約二萬則，後經刪減為一萬五千則，因此原預計編纂字數二千萬字亦減為一千一百萬字，全書已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出



版，分裝十二鉅冊。

四十三經注疏標段。為十三經整理工作之初步階段，首先將各經經文加上標點符號，斷句並分段，俾便於閱讀及檢索，期能有益於學術研究。本項工作請周何教授擔任總編纂。我國文化傳統中，「參天地，贊化育。」「老者安之，少者恆之，朋友信之」，即是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而我古聖先賢之遺德，盡涵蓋於經典中。十三經注疏標段將艱深之經典轉換為現代風貌，使條理分明而標點清楚，正可引領國人一登聖哲堂奧。

伍、編譯世界名著

國立編譯館顧名思義，其工作重心之一為譯述世界之名著。民國二十年國立編譯館設館，考其重要的功能之一，為編譯世界之名著，介紹新知，啓迪民智，提昇全民的文化水準以迎接新時代的來臨。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在總編纂王雲五先生的主持下，重金禮聘名家編譯的「萬有文庫」，名噪一時，譯者包括嚴復、林琴南、張東蓀諸學者。培根、笛卡爾的「方法論」，洛克的「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米勒的「自由論」均包羅其內。這些著作不但提供了思想的探究，而且譯文流暢，對中國文字運用的功力，讀之無不驚嘆其信、雅、

達以及引文用字之簡潔與清晰，影響民國以來國人，尤其知識份子的思想是何等深遠。

因此編譯館的重點工作之一，應就繙譯工作整體規劃，逐年推出成果，並擬定推動辦法如此：

- (一) 委託中間機構與國外出版商洽取著作之繙譯權，以避免糾紛而維護本館崇高之學術聲譽。
- (二) 分函各大學校及研究機構，推介經典著作及適任之譯者，以供叢書之繙譯及人才之儲備。
- (三) 規劃中文外譯事宜，以加強我國優良文化之輸出。

編譯館之主要工作應是「編」各類叢書及工具書，「譯」世界學術名著。同時配合教育政策，審查各種中小學教科書。如此，功能方能發揮，始能彰顯當初設館之意旨。

陸、餘音

綜計自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一日到館服務，迄八十年底，已屆五年，余慎度編譯館工作已次第展開，而發展架構亦已定型，乃向當時之教育部毛高文部長請辭，以返回政大任教。毛部長很感性地說：「曾館長，如果是這樣不是太可惜了嗎？請再幫忙吧。」過不了多久，政務次長趙金祁教授找我，問我到中央圖書館的意願如何？他一再強調，中央圖書館的基礎尚可，

「如再加整頓，可為明日資訊界的一顆明珠」相鼓勵。我以情不可卻，而答應了下來。（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在我任內經立法院通過改制為國家圖書館）就這樣，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五日，我交卸了編譯館館長職務，離開了與我相處，而共同奮鬥五年餘的全館同仁，内心真是捨不得。

回首來時路，燈火闌珊處。在編譯館服務的時光裡，内心很愉快與充實。民國七十九年我被總統核頒為全國保舉最優人員，肯定了本館以往的施政及服務，我被保舉，不過是代表國立編譯館接受此項殊榮而已，其他似乎沒有太多的意義。（定稿於九十年七月五日）

